



那年

花开

李大钧 / 著

*NA NIAN HUA KAI*

婚外情是一盘没有赢家的棋。  
然而，  
当他们走到一起时，  
却都以为双赢已毫无悬念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 那年 花开

NA NIAN HUA KAI

李大钧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年花开 / 李大钧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387-5163-5

I. ①那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47462号

出品人 陈 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王 峰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 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## 那年花开

李大钧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[www.shidaicn.com](http://www.shidaicn.com)

印刷 / 长春市时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/ 72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290千字 印张 / 19

版次 /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/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# 1

婚外情是一盘没有赢家的棋。然而，当他们走到一起时，却都以为双赢已毫无悬念。

“文革”前一年，赵淑珍结婚尚未满一年，权利民大学毕业，分配到了机床厂一车间。一车间是工人心中的圣地，那些国产先进机床，在弥漫着的机油味道中闪闪发光。有幸进入一车间的，清一色是上进心强、高学历的青年人。权利民上班第一天，车间安排赵淑珍当了师傅。一个月过去，权利民和钢厂一位女干部结了婚。婚后，女干部与婚前判若两人，有话不好好说，通常三句不过，便冷言冷语，流露出斥责挖苦等不和谐的情绪，使他萌生了绵绵不绝的无奈和失落。与老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师傅。师傅赵淑珍已婚，与他同龄，气质较好，且颇有几分女人味。赵淑珍同样对婚姻不满，这使得两个人有了更多的话题。言来语去，彼此坚信对方才是自己苦苦追寻的真爱。

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天，车间加班生产，七点钟下班后，党支部组织职工学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《“五·一六”通知》。会后，别人都急着回家了。由于机床出了故障，不修好肯定会耽误第二天生产，权利民和赵淑珍主动留下挑灯夜战。机床坏得不同寻常，但对两个涉过小江小河的年轻人来说，这只不过是个小水泡子。修复机床后，两人分头进了男女更衣室。赵淑珍脱下工作服，刚把回家的衣服换上，门开了，权利民眼睛直勾勾地进了来。尽管开门声很小，赵淑珍听起来却震天动地。她知道，这一刻迟早会发生。此时的权利民，全然没有了车工的文弱，完全是装卸工般力大如牛，一把抱住她，双臂铁钳子般把她箍得紧紧的，发疯似的吻起来。她下意识地扭动着挣



扎两下，便情不自禁地搂住了权利民的腰。权利民过于粗野，三次咬了她的舌头。阵痛并没使她打退堂鼓，甚至都没有一丝埋怨情绪，每次仅仅皱一下眉头，或者低沉地“呜”一声，便十分坚强地挺了过来。

赵淑珍感觉到了眩晕，声音颤抖着，说：“到椅子上去。”

两人相拥到长椅前，尽管不用推，权利民还是把她推倒在长椅上。她慌乱地解着权利民的皮带扣，权利民解着她裤子。准备过程并不漫长，可是权利民由于过度紧张，忍啊忍，终于没忍住，刚脱掉内裤就泻了。沮丧不可避免，能够避免的是不因沮丧而影响情绪。两人在长椅上叠起了罗汉，并彼此主动检讨，挖掘失败的根源。接着，又谈了明天如何优化劳动程序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，夺取“先进生产小组”的流动红旗。还交流了明天政治学习时，学习《“五·一六”通知》体会的发言内容。两人说着话，手一刻也没闲着，准确地在对方身上拿捏。其结果，直接导致了第二次。在剧烈的晃动中，随着咔嚓一声响，椅子断了一条腿，两人滑落到水泥地上。人到了地上，身子却没分开，彼此只是微微一愣，又不管不顾地努力起来。由于担心冰冷的水泥地面对身体造成伤害，事态很快在一阵急风暴雨之后平息了。

如果，她躺的是其他地方，也就不存在问题了，偏偏是那种木条之

间有较大空隙的长椅子，而且时间长久，椅子上的一道道木楞，在她稚嫩的后背烙上了数条潮红印记。回到家，她收拾干净自己，脱掉内衣，正打算往被子里钻时，引起了身边爱人的注意。

陈东升惊诧地“哎”了一声，手指在她后背轻轻划过，说：“这咋跟斑马似的？”

她大惊失色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还好，陈东升并没深究。当陈东升把她搂在怀里，亲昵地称她为“小斑马”时，她感到脸气吹似的肿胀，无地自容。这羞耻感是她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此后渐渐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时有时无的内疚。

伴随《“五·一六”通知》的发表，“文革”拉开了序幕。权利民加入了“红卫兵总部”，社会上简称“二总部”。就在他和赵淑珍、陈东升及其他众多战友，把厂领导，还有省、市委和政府领导，作为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揪出来，戴上高帽，脖子挂上大牌子，天天拉出去游街的时候，老家来了电报，为省钱，只有五个字，“父病危，速归。”

他本想回去，可看看周围那些忙碌的身影，把心一横，眯着由于两宿没睡，熬出了血丝的眼睛，说：“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，革命需要我，这是关键的时刻，我决不能当逃兵。”

几天后，当他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，手颤抖着看了一遍，往衣兜里一揣，便没事儿人似的。晚上，他躺到床上，就再也控制不住了，蒙着被子哭了半宿。

凭借忘我的干劲儿，他当上了“二总部”分支的政工部部长。他和赵淑珍的来往更加频繁，也更方便。俗话说：庄稼不长年年种，赵淑珍终于怀孕了。基于受孕期间并没和陈东升同房，到显了身再也藏不住的时候，不得不借口出差搞外调，躲到洮南县权利民的姨家。生下孩子后的一个星期，也就是今天，才风尘仆仆回了来。她是下午回来的，扑了个空，造反派指挥部里人去楼空。一打听，权利民和他的战友们，打跑了盘踞在大庙里的对立面——“长春公社”，一举占领大庙，刚刚把指挥部迁过去。

当她赶到大庙时，太阳落了。她在大庙院里碰上了权利民，权利民

做贼似的左顾右盼，见没人注意，把她领进大殿后的一个小院。院子里坐落着他的办公室，孤零零的一间小屋。屋里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。由于搬进来仓促，坏了的电灯泡尚未换上，满屋昏暗。

权利民微笑着，拉住她的手在床上坐下，“辛苦了，咋样？”

赵淑珍郁郁寡欢，“生了个男孩儿，你姨照看呢。”

他脸色阴沉下来，“还没送人？”

“我想再和你商量商量，别把他送出去了。”

他掏出香烟点燃，吸了一口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行！”

她眼泪汪汪，“我狠不下心啊！”

“老赵，你咋这么糊涂。咱俩都是有家人的人了，传出去都得身败名裂，你那位饶不了你，我家母老虎也不会放过我。”

“有你我不在乎。”

“可我大小是个头头，不能由着性子胡来。”

她泪如泉涌，“反正我不想扔。”

权利民清楚，她说得出做得到，急了，把燃着的半截烟扔在地上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哀求：“你如果真爱我，就听我一次吧。”

赵淑珍慌忙起身，流着泪把他往起拽。

他不起来，说：“老赵，他是咱的骨肉，要说像扔一条狗、一只猫似的心不痛，那不是真话，也不是人话，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。”

她抹去泪，痛苦地说：“别这样，起来吧，听你的。”

权利民站起来，掏出十斤地方粮票和二十元钱递过去，“你生孩子，咱姨好吃好喝地侍候你，把这个给她送去。”

她接过钱和粮票，塞进小翻领的草绿色军装兜里。

权利民说：“没几个人知道我在这，你住下吧，明天起早回去。”

她弱弱地点了点头。

## 2

“文革”中，把斗争方式概括为“文斗”和“武斗”，毛主席说的

“要文斗不要武斗”，指的就是这两种。王福祥一家深受武斗之害，老婆就是替他捡破烂时，被武斗流弹打死的，哪派打的神仙都说不清。事情到此本该结束了，特别是半年后更不该横生枝节。偏偏鱼虫子表弟在“二总部”当头目，他就向着人家说话，有鼻子有眼地到处瞎白话，说他亲眼看见，王福祥老婆是“长春公社”打死的，用的是一把苏式骑枪。鱼虫子说的这些话，王福祥早上才听说，以为老婆惨死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。天还大亮，他便急不可耐地回了家，打算饭后到鱼虫子家问问，是哪个挨千刀的干的，顺便讨要他上个月借去的四两黑面。

他蒸了一锅窝窝头，用猪油熬了一盆白菜汤。饭刚做好，一双儿女在外疯够了，脚跟脚回来，进门就嚷饿，每人盛了碗漂着几星油花的白菜汤，抓起个黄澄澄的窝窝头，狼吞虎咽吃起来。他坐在炕沿上，看着两个孩子吃得香甜，心里涌起一团欣慰。老婆活着的时候，考虑到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把他看得比孩子重，有好吃的可着他，时不时还给他暖壶酒，炒上个鸡蛋，或者炸个花生米。遇到他高兴，通常会分一些到孩子们碗里。老婆去世后，他又当爹又当娘，再不吃小灶了，有好吃好喝的先可着孩子。这顿晚饭尽管没有好吃的，他仍然怕孩子吃不饱，一直等孩子们吃过，才盛了碗汤。他一口汤一口窝头，三下五除二吃完，推开碗筷，用火柴棍剔着牙缝里的白菜叶。

“小娟子，”王福祥说，“把鸡给爹抓来。”

王小娟正伏在桌上写作业，放下笔，起身朝门外跑去，头上两个小刷子辫一颤一颤的。这孩子瓜子儿脸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，胳膊上戴着红袖标，上面“红小兵”三个字是黄色的。这身衣服还是去年春节前，她娘用自己旧衣服改的，已经有些短小。她脚上那双蓝布鞋，也是她娘活着时候做的。家里不论大人还是孩子，尽管鞋三元钱左右一双，也从没舍得买过，一年四季的鞋都由孩子她娘做。

王福祥捋去火柴棍上的残渣，把火柴塞回火柴盒。然后，拽过桌上的白布包展开，拿出针头和针管。再扯下一小块棉花，蘸着白酒擦拭过针头，把针头插在针管上。打鸡血纯属民间传言，说对身体有好处，延年益寿，还能治好脚气、皮癣等等，言之凿凿。在那个视营养品为奢侈品的年代，这廉价的养生治病方式，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



力。于是，在民间风行开来。起初，王福祥听一个同行说起时不大相信，怕打出毛病，不敢下手。直至眼瞅着同行以身试鸡血，仍然活蹦乱跳的，这才深信不疑。他买来一只公鸡，好吃好喝地养着，不图吃肉，单为抽它的血。屈指算来，这半个多月鸡血打了十多次，没见体魄增强，可也没什么不良反应，只是大公鸡日渐消瘦。王小娟回来了，抱着那只色彩斑斓的大公鸡。王福祥打着饱嗝，接过鸡摁在腿上，掀起翅膀，将针头插进翅膀根，慢慢抽出半管鸡血。接着，撸起袖子，趁热把鸡血打进胳膊。

小儿子王广财凑上来，解开蓝布衣服的扣子，脱下左袖，捏着细小的胳膊，说：“爹，我也打，我太瘦了。”

王福祥瞪他一眼，“人还没长开呢，打个屁！”

王小娟趴在桌上写作业，扭过头来，说：“爹打就够呛了，你再打把它血抽没了，会死的。”

王广财搔着乱蓬蓬的头发，“死了更好，吃肉。”

王福祥缓缓打着鸡血，头也不抬地骂：“小兔崽子，吃肉，你长那个嘴了嘛！”

院子里有人喊：“破烂王在家吗？”

破烂王是王福祥的外号。之所以这么叫，因为他姓王，又是捡破烂的。他听出是鱼虫子的声音，从胳膊上拔出针头，回头瞅了眼窗外，把鸡递给王广财，说：“关窝里去。”

王广财套上衣袖，拎着鸡，趿拉着布鞋朝门外走去。在房门口，跟鱼虫子碰了头，连招呼也不打，擦身而过。

鱼虫子拎个瓶子，里面混浊的黄色液体中，浸泡着一团毛茸茸的黄东西，喊：“广财，我车子在门口呢，你帮着看一下。”

鱼虫子一进屋，王福祥先盯上了他手里的瓶子。接着，目光从瓶子转移到他脸上，说：“来啦，我正寻思到你家去呢。”

鱼虫子名叫于得利，跟王福祥住一条胡同，是蹲大街卖糖稀、糖球，以及观赏鱼吃的鱼食的。往前追溯，他靠卖鱼食起家，外号也由此而来。他卖鱼食既有颗粒状的水蹦，又有细长状的曲蛇。后来，增加了糖稀和糖球。所谓的糖稀，是他自力更生用红糖熬的，盛在结着黄渍的铝制饭盒里。有小孩子买，他用从街上捡来，没经过消毒的

半截冰糕棍，搅一团上来。“文革”后，观赏鱼极少有人养了，鱼食没了销路，他专营起糖稀和糖球。他在炕沿坐下，端起瓶子，说：“还打鸡血呢？过时了，人家高干都喝这个了。”

“啥玩意儿？”

“你猜？”

王福祥看定瓶子，皱眉苦思，“童子尿吧？听说，童子尿治大病。”

“就你这眼光，一辈子都得捡破烂。告诉你吧，这叫红茶菌，营养大着呢，一个国民党大官临死前留下的祖传秘方。”他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色，“这是管咱居民委姜主任要的，人家一般人还不给呢。看见里边的黄东西了吧？那是菌，越长越大，边喝边往里续水，无穷无尽。”

王福祥惦记邻院的申桂莲，“女人喝中不？”

鱼虫子看出他心思，“咋的，你想用这个勾引申寡妇？”

王福祥扫了一眼写作业的女儿，提醒：“孩子在呢。”

鱼虫子正色说：“不分男女，每晚喝两口。”他看了一眼桌上的老式座钟。

王福祥问：“看表干啥？”

鱼虫子摆出为难的样子，“大庙的‘公社’，让我今天去一趟，说我说的，你老婆是他们打死的，让我讲清楚。还威胁，不去就开我的批斗大会。”

“我也听说了，正打算上你家问问，我那口子是谁打死的。”

“都怨我这张臭嘴，那是顺嘴胡说的，我要知道早告诉你了。”

王福祥相当失望，“那你去呗，谁让你狗戴嚼子——胡勒了。”

鱼虫子嬉皮笑脸的，“我寻思你替我去。”

“你拉屎让我给你擦屁股，又不是我说的，我不去。”

鱼虫子撒谎脸不红不白的，“不瞒你说，我那口子病了，老重了，起不来炕，我得回去侍候她。再说，这是你家的事，你只要一口咬定我没说，或者大街上的人都这么说，他们准信，比这红茶菌还管用。”

王福祥不愿意去，嘟囔：“你一进门，我就知道没好事。放在平常，你才不会送我东西呢。”

“你呀，嘴跟刀子似的，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？跟那些造反派咱讲不出理，挨顿打事小，真要扣上‘反革命’帽子，我一家人算完了。”

王福祥不忍心拒绝了，毕竟人家送来了红茶菌。况且，自己去解释，的确比他更有说服力，便说：“鱼虫子，我去可是去，你借去的四两黑面啥时候还？我家粮本上没面了，孩子想吃烙饼都没给做。”

鱼虫子说：“看你那小抠样儿，黄不了你，明天还。”

鱼虫子嘴上说还，心里却寻思拖一天是一天。直到两个月后，他从粮店买回一斤黑面，被王福祥堵了个正着，才不得不还了欠账。

王福祥家门前的土道没有路灯，路两侧黑压压一片小平房。鱼虫子卖货的车停在土道上，是婴儿推车改装的。王广财监守自盗，用树枝从车上的饭盒里搅出一团糖稀。糖稀是黑色的，由于颜色特殊，他垂涎已久，却又没钱买。听见院子里传来爹和鱼虫子的声音，赶紧扣上饭盒盖，把拿着糖稀的手背到身后。院门对面人家的后窗户，传出收音机播放的歌曲《共产党来了苦变甜》。他仰着脖，望着邻家房顶的烟囱，跟着收音机哼唱起来。他用歌声送走鱼虫子，不等人家走远，从背后拿出糖稀就往嘴里送。

王福祥手疾眼快，一把抢过来扔在地上，骂：“小兔崽子，嘴咋这么馋，鱼虫子的糖稀也敢吃？那红的掺的是红钢笔水，蓝的掺的是蓝钢笔水。我估摸，这黑的是掺了墨。”

王广财惋惜地盯着地上的糖稀，没敢吭声。

### 3

王福祥中等个子，偏瘦，脸色晦暗，双眼迟滞中透露出敦厚。他六岁时开始了捡破烂生涯，成天拎着半米多长、铁筋弯成的夹子走街串巷。他虽然没文化，却有着一腔对共产党、毛主席的忠诚热血。他家在旧社会，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衣不蔽体的生活。长春解放那年“困卡子”，他娘和一个哥哥，还有两个妹妹被活活饿死。他和爹随着大批饥民出卡子后的第一碗救命稀粥，是在解放军收容站吃的。解放后，他爹去世前给他成了家，有了一儿一女。孩子上学后，学校免去

了孩子每人每学期两元钱的学杂费。他一个人养活四口，日子虽然艰辛，却比解放前好过多了。因此，“没有毛主席、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”，成了他的口头禅。

鱼虫子走后，王福祥有些后悔，悔不该答应他去大庙。大庙是造反派的老窝，既然是老窝就绝非常人，特别是自己这样的人应该去的。只怕踏进龙潭虎穴，造反派跟自己过不去。可是，既然答应了人家，只好硬着头皮去闯一闯了。他去为鱼虫子说情，不忘顺路捡些破烂，推上了买来不久的小手推车。天黑下来，满天星斗。他推着车出了坑坑洼洼、漆黑一片的小胡同，踏上了大街。街道两侧楼房的窗户亮着灯光，虽然并不辉煌，却很温馨。被太阳烤了一天的柏油路，在昏黄的路灯光亮中，在凉爽的晚风中，略微恢复了一些硬度，脚踩上去却还是有些绵软。车轮轴承缺油了，有节奏地发出吱吱嘎嘎的轻响。车子是用锈蚀的铁管子焊的，车上推着三条破麻袋和一个铁夹子。如果说，捡破烂的队伍里也有装备好坏之分的话，那么他凭借这辆车，称得上是装备最为精良的了。其实，前几年他跟同行一样，出外捡破烂只拎一条麻袋。那时捡的破烂不多，一条破麻袋足够了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仅凭一条麻袋，已经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。那天，他眼瞅快捡满一麻袋废纸了，转到另一个垃圾箱前，寻思再捡一些就回家。这时，他发现，垃圾箱里居然有一堆解放前的报刊。他往麻袋里塞了两叠便塞不下了，为防止被同行捡去，他用垃圾把报刊埋了起来。等他把破纸背回家，二返脚拎着空麻袋回来，那些报刊不见了踪迹。第二天，他咬咬牙，花了十元钱，买了这辆比正常的车还小三分之一的手推车，每当出外捡破烂就推着它。

他一路捡着废纸，来到大庙门前。庙里钟楼上的高音喇叭，播放着毛主席诗词歌曲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。他扶着门框望进去，一些戴红袖标的造反派，正来来往往搬东西。他胆怯了，退回来坐到马路牙子上，车子放在面前。他表面是盯着大街看热闹，暗中却在给自己打气，积攒着进庙的勇气。大街上，一堆挨一堆的不同派别的人，正伶牙俐齿地辩论着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群众围了一层又一层。一个骑自行车的造反派，穿一身仿制的草绿色军装，腰系军用皮带，

头戴军帽，身挎黄书包，把车子蹬得飞快，仙女散花般抛撒着传单，惹得路人蜂拥而来，捧着车子争抢。这时，庙里出来个小男孩儿，年龄跟王广财相仿，拖着一根铁线做的钎子，钎子上插着废纸，坐到他身旁。小男孩儿把纸钎子放在一旁，望着大街上的人们。

王福祥问：“小孩儿，庙里破烂多不？”

小男孩儿说：“可多了，我捡不一会儿，捡这么老多。”

“‘公社’管不？”

“他们让‘二总部’赶跑了，‘二总部’刚搬来，打扫卫生呢。”

王福祥一喜，心想这可不是自己没来，来了，“公社”却被赶走了，省去许多麻烦。他挺了挺腰板，望着小男孩儿，觉得他小小年纪捡破烂，怪可怜的，问：“你叫啥？”

“祖国庆。”

“家里有啥人？”

祖国庆没头没脑地说：“我家是下中农。”

王福祥乐了，“谁也没说是地主呀，我问你家里有啥人。”

祖国庆没吭声，警觉地望着他。

王福祥借着昏黄的路灯认真看去，认出是祖副市长的儿子，两人曾有过不愉快。祖副市长住在东朝阳路，那里清一色日式的二层小洋楼，每个小楼都套在个砖砌的院墙里。唯一能够与市民打成一片的，是门前的垃圾箱。这里的垃圾箱与其他地方的并无区别，一米多高，方形，箱口为梯形，木板打制，刷着绿油漆。不同的是里面的破瓶烂罐子、牙膏皮子之类的稍多一些。因此，王福祥经常光顾。去年，他在那个垃圾箱里捡破烂，眼前这小子趴在墙头上，用弹弓子射他。石子打在他手背，立马起了个大紫疙瘩。他上门去讨公道，出来个自称保姆的胖老太太，呵斥这小子几句，给了王福祥两元看病钱。这小子是泡在蜜罐子里的，咋也来捡破烂了？王福祥想起，造反派把他家抄了，他爹娘被抓起来批斗。这一定是他沦落的原因了。

“小孩儿，我认识你。”王福祥说，“记得不，你射过我一弹弓子？”

祖国庆认出了他，一跃而起，纸钎子也不要了，撒腿就跑。

王福祥吓着了人家，过意不去，喊：“别跑，把钎子拿着。”

祖国庆跑出十多米，在大街上辩论的人群中站下，望着王福祥。王

福祥友善地挥挥手，一低头，看见他纸钎子上的废纸没扎满，空着巴掌宽的一块空闲。他从自己的麻袋里掏出废纸，一张张穿在上面。穿满后，把钎子头掰弯，以防废纸掉出来。他把纸钎子倚在电线杆子上，冲祖国庆指了指钎子。既然“公社”被赶跑了，他便打算回走，推着车上了人行道。他看到，祖国庆飞快蹿到人行道旁，抓起钎子，转眼消失在人群中。他顺着墙根儿走着，无意中一扭头，目光落在了庙墙的大字报上，两眼唰地亮了。大字报是毛笔写的，一层压一层糊满墙壁。在别人看来，那是革命的宣言，那是讨伐“走资派”的檄文。在他眼里，却分明是家里的米面、油盐酱醋！他环顾一遍四周，往墙前凑了凑，麻袋拎到胸前，瞄准大字报翘起的边角，抬手准确地捏住，哗啦一声撕下来，直接塞进麻袋，动作快捷而隐秘。他本该见好就收，偏偏贪念恣肆收不住手了。当他把第五张大字报抓在手里时，庙里出来一个造反派，戴近视镜，一身仿制军装，右臂套着红袖标，冲他大喝一声。

“住手！”

王福祥握着大字报愣住了。撕大字报这种事，如果人家认为撕的是旧的，如同新贴的把旧的覆盖了，撕也就撕了。一旦上纲上线，那就是反革命。这时，逃跑还来得及，可他不能跑，跑了手推车咋办？那可是他小半个家产啊！

“眼镜”健步如飞奔来，揪住他衣袖，气愤地说：“好大的胆子，光天化日之下敢撕革命大字报！”

王福祥抵赖：“不是我撕的，它自己掉的。”

“眼镜”一把从他手里抢下大字报，也就等于拿到了证据，“事实胜于雄辩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眼镜”扯着王福祥，王福祥推着车，朝庙门走去。王福祥低三下四，不住嘴地说好话，求人家放他。“眼镜”铁青着脸，没听见一般。

大庙是般若寺的俗称。般若寺建于清末，面积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，四周围着两人高的青砖墙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和尚被红卫兵小将扫地出门，回了原籍，革命的歌声和口号替代了如梦如幻的诵经之声。王福祥被人家扯着转过大殿，进了后院左边的厢房。厢房铺着地

板，点着一百瓦的大灯泡，迎面摆着张桌子，桌前有几把椅子。显然，这里供过佛，散发着淡淡的香烛味道。一个穿草绿色仿制军装，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的年轻人，正弯腰扫地，看见他们进来直起了腰。

“眼镜”松开王福祥，递上大字报，说：“杨组长，抓了个现行反革命，正撕墙上的大字报呢，让我抓了现行。”

杨组长叫杨立新，是宣传组组长，他接过大字报，不看大字报，盯着王福祥看。

王福祥被人家说成反革命，吓得汗都出来了，“我可不是反革命，我家三代市贫。”

“眼镜”问：“你既然是贫下中农，为啥撕大字报？”

王福祥一脸无辜，“不为啥呀。”

“眼镜”又问：“那你撕大字报干啥？”

王福祥知道，人证、物证俱在，抵赖也枉然。不过呢，不说几句又不甘心。自己胆小，并不是惯犯。同行们撕的都比自己多，偏偏没抓住他们，便说：“撕大字报的又不是我一个，这是狼吃看不见，狗吃撵出屎来。”

杨立新追问：“还有谁撕了？”

王福祥随口能供出十来个同行，但他不能那么做，没吭声。

杨立新展开大字报看了看，还给“眼镜”，“陈东升，这是咱对立面的，抓错人了。”

陈东升也就是“眼镜”，接过大字报看了一眼，说着“可不咋的”，把大字报团成一团，扔在桌上。

王福祥松了一口气，“吓死我了！”

杨立新态度和蔼，“同志，你是哪派的？”

那些造反派在王福祥眼里，如同一堆红苹果，虽然品种不一，大小不同，但都是红苹果，对哪派革命，哪派不革命看不准，所以至今还是“文革”局外人。他擦了把额头的冷汗，胡编：“我跟你们一派，谁要说你们不好，我恨不得扇他两撇子。”

杨立新点点头，“革命需要你这样的阶级弟兄，你走吧，没事了。”

王福祥走之前顺手牵羊，抓起桌上那团大字报。

杨立新警惕地问：“拿这个干啥？”

王福祥说：“扔了白瞎了，拿回去卖废纸。”

## 4

院子里，造反派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。没进来则已，进来了空手出去就白来了，多少捡些东西才好。王福祥把车推到钟楼后面，用铁链子锁住，拎着一袋空麻袋来到大殿门前。月光从大殿敞开的门窗流泻进去，里面景物朦朦胧胧。正中的佛像被红卫兵小将砸烂了，东一条腿，西一只胳膊，只留下一个完整的水泥底座。见没什么好捡的，他回身沿着甬道往后院走去。大殿后有个小院子，院门紧闭，他推一下没推开。手上又加些劲儿，哧一声轻响门开了。院子里干干净净，单凭这院子他不会进，引起他兴趣的是里面那间小房子，那也正是权利民的办公室兼寝室。房门关着，窗户上没有光亮。王福祥拎着麻袋来到门前，把门推开一道缝窥视，黑洞洞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他正打算进去，里面传出了响动，哼哼呀呀，此起彼伏。类似的声音他并不陌生，每到野猫发情的季节，半夜三更他家房上经常会来那么一只，嗷嗷叫，叫得人半宿睡不着。两种声音比起来，屋里这个压抑低沉，房上那个张扬嘹亮。他知道，里边有人，而且是两个正亲热着的男女。他不想招惹是非，心想离开，手从门上拿开来。没料到，门上挂着门弓子，门碰在门框上当一声响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屋里，传出权利民惊慌的声音，“谁呀？”

王福祥不但偷着溜进来，而且还撞上了人家隐私，慌张起来。他本该溜走，溜走事情也就结了，可慌乱中却鬼使神差地推门进去了。他站在敞开的门边，怯生生答：“是我。”

赵淑珍颤抖的声音，“衣服呢？”

王福祥巴结地说：“我有亮。”

王福祥掏出手电筒。别看这家伙破旧，壳子上锈蚀出大大小小的洞，电池却是新的。打开来，雪亮的光束照在赵淑珍脸上和一丝不挂



的身上，她赶紧用手捂住前胸。王福祥一惊，移开光柱，这一移又照在赤身裸体的权利民脸上。权利民伸手挡住刺眼的光亮。王福祥意识到闯了祸，更加不知所措，呆立着，任凭光柱在对方手掌上定格。

权利民哀求，“别照，别照。”

王福祥回过神来，把亮着的电筒放在地上，讨好地说：“电棒留下了，慢慢穿，我到外边等。”

王福祥带上门出来，在门前等着。片刻，忽然想起自己傻透了，屋里这两人十有八九是胡搞，把人家堵在了床上没个好，不论自己怎样努力拍马屁，人家也绝不会领情。非但如此，必定怀恨在心，弄不好趁眼下纷乱，杀人灭口也是可能的。想着，手电筒不要了，想溜。门吱一声开了，权利民穿戴整齐出了来。王福祥无奈，只好站住不动了。

月光下，权利民端详着他，问：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王福祥看见对方腰上别着短枪，知道撞上了大人物，更为不安，“捡破烂的。”

“这院门用木棍别着，你咋打开的？”

“一推就开了。”

权利民放了心，掏出烟，抽出一支递给他。

王福祥受宠若惊，摆着手，“好烟，洋烟卷，我不会。”

权利民把烟叼在嘴上燃着，吸了一口，缓缓吐出，问：“你啥成分？”

“三代市贫。”

权利民颇有讨好的意思，“我看你老实巴交的，东厢房堆着不少废纸，你都拿去吧，省得我们打扫了。”

王福祥感激不尽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那感情好了，谢谢了。”

权利民等着王福祥走，见他站着不动，问：“你咋还不走？”

王福祥指着他手中的电筒，“这个——”

权利民醒悟了，把电筒递给他，叮嘱：“到外边不该说的别乱说。”

王福祥一心要报东厢房废纸之恩，表态：“把心放肚子里吧，哪怕把我吊起来打，我都不带说的。”

东厢房凌乱不堪，最惹眼的是桌上那些废传单，还有墙角的一堆废